

1987年6月26日，《國際反酷刑公約》正式生效，是推動全球人權的一大進步，公約確認所有不人道及貶抑人性的懲治屬於絕對和公認的非法行徑。1997年，聯合國大會將6月26日訂為「國際反酷刑及支持酷刑受害者日」。今年，本港關注人權的組織（包括亞洲人權委員會、亞太移民中心、亞洲學生聯會、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，以及本會）在6月29日舉行了「亞洲反酷刑日」，呼籲本港及亞洲地區的政府關注酷刑問題的嚴重性，要求各國政府立即停止施行酷刑。

當地基督教團體為災民搭建的緊急庇護所



緬甸基督教團體積極救災

今年5月熱帶風暴「納爾吉斯」(Nargis)吹襲緬甸，當地傷亡慘重，軍政府卻阻撓國際救援隊伍入境，災情更為嚴峻。緬甸當地的基督教團體卻沒有就此坐以待斃。有基督教團體深入重災區，為偏遠的村落提供糧食、鹽、衣物、藥物、緊急照明、蚊帳等，以至緊急庇護所。面對廣大的受災地區，雖然他們的力量只能支援部分村落，不足以緩解整場危機，但仍全力以赴。他們不單運送救援物資，亦為災民提供心理輔導，為絕望中的人民帶來安慰和平安。此外，他們也十分關注受災地區的學童能否繼續接受教育。

今年8月8日為緬甸學生民主運動二十周年，為紀念此運動及引起市民關注緬甸民主及風災的災民，本港多個關注團體將於8月份舉行圖片展覽等活動。詳情請留意本會網頁。

當地基督教團體人員以小型船隻運載救災物資

信徒培育

黃美鳳 事工幹事（信徒培育）

二十一世紀的普世合一運動仍在「動」嗎？抑或已經停滯不前？又如如早前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適逢五十周年「合一研討會」出版的論文集——《廿一世紀的合一運動：挑戰與機遇》中，宋泉盛教授提及的，合一運動（包括不同宗教、不同宗派之間的合一）已停止了，甚或瀕臨死亡邊緣？

相信本地致力於合一運動的團體，未必認同運動已死或已完成歷史任務，但肯定的是，七、八十年代的先鋒相繼退下火線，或許他們當跑的路已經跑過了。若按呂大樂的《四代香港人》來看，他們被視為一群「戰後嬰兒」，在香港社會渡過了最多元的自由歲月，經歷過九七重大的轉變，也是合一運動發揮熾熱光芒的年代。

沒有分裂，何需合一？根據這樣的理解，合一運動仍有其未完的任務。雖然，近年基督教信仰群體面對不少爭議事件，先後有性小眾議題、中大學生報事件、家暴條例修訂、反種族歧視等，都顯示出彼此意見上的分歧，使合一舉步維艱。當合一愈趨困難，便愈見合一的需要。假如分裂只停留於各持己見、推卸牧養責任、缺乏自我批判，這種分裂仍處於尚未甦醒的狀態；但帶著自我批判的分散，將會是為了下一次更有意義的聚合。



合一運動的青年培育

合一非為統一，是為了「團聚／團契」，聚合教會、社會、不同宗教的力量和多元的聲音，共建一個更適合眾生存活的世界，是普世合一運動的方向。回歸十一年的香港，仍有四萬多人不死心上街要求民主普選，喜見少年人浩浩蕩蕩在人群中穿插。在隊伍中有像我這把年紀的人說：「我們這一代未必看見普選，希望這群少年人得以看見。」同樣，我們這一代未必能見證合一，仍期盼新一代能見證到。因此，積極培育新一代投入關懷社會、實踐先知角色，是我輩責無旁貸的使命之一。主耶穌也曾積極讓少年人參與共建天國在人間，因此說：「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，因為在天國的，正是這樣的人。」（太十九：14）

今年，已是第二屆普世合一運動暑期牧職實習計劃，就讓年青信徒和神學生帶著批判的角度，參與及更新合一運動信仰及神學的省思吧。